

<<围城内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围城内外>>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2268

10位ISBN编号：7561342268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苏青

页数：235

字数：21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围城内外>>

前言

代序一 乱世桃花逐水流张爱玲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

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

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

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是我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

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

普遍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

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

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量的性生活描写。

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

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结婚十年》，其实也无损于《结婚十年》的价值。

在过去，大众接受了《红楼梦》，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

就连《红楼梦》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方才心满意足。

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那样的东西，不是没有，例如有些老戏，有些民间故事，源远流长的；造形艺术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

可是设法子使这个来做创作的标准。

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

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意的书。

而且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

实在是伟大的。

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

（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点：从前她进行离婚，初出来找事的时候，她的处境是最确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

而她现在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普通的职业女性，女职员，女教师，大不相同，苏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气，不能代表一般男人。

而苏青的观察态度向来是非常的主观、直接，所以，虽然这是一切职业女人的危机，我格外为苏青的顾虑到这一点。

）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

有人批评她的技巧不够，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喜欢花哨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

人家拿艺术的大帽子去压她，她只有生气，渐渐的也会心虚起来，因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

她是眼低手高的。

可是这些以后再谈吧，现在且说她的人。

<<围城内外>>

她这样问过我：“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

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

“看扁了”不一定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笔勾一勾。

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

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

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

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

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

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奇迹比较普通人容易表现，但那是写实功夫深浅的问题。

写实功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

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

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吧，等我多一点自信再尝试。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

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

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

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

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

也不是因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

第一，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苏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

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讲理。

譬如说，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

《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

”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

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

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

她与她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负气，得到离婚的一步，却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

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

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

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的职业上的发展。

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

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从父亲家里跑出来之前，我母亲秘密传话给我：“你仔细想一想。

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

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

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

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

<<围城内外>>

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

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

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

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

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

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

也许我见识得不够多，可以这样想。

看苏青文章里的记录，她有一个时期的困苦的情形虽然与我不同，感情上受影响的程度我想是与我相仿的。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

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

姑姑常常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

”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们纵有缺点，好像都还不俗。

有时候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

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二十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向是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

苏青是：她家门口的两棵高高的柳树，初春抽出了淡金的丝。

谁都说：“你们那儿的杨柳真好看！”

”她走出走进，从来就没看见。

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种无意的隽逸，譬如今年过年之前，她一时钱不凑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又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

对于苏青的穿着打扮，从前我常常有许多意见，现在我能够懂得她的观点了。

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

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分。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樱帮着看看。

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

”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

最后，前面的一排大纽扣也要去掉，改装暗纽。

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纽扣总要的吧？”

人家都有的！

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我在旁边笑了起来，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看着她。

镜子上端的一盏灯，强烈的青绿的光正照在她脸上，下面衬着宽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憧憧的，更明显地看见她的脸，有一点惨白。

她难得有这样静静立着，端相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我想到了“乱世佳人”。

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

<<围城内外>>

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

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那还是自己人。

她疼小孩子也是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刺激。

她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开，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

这是女人的矛盾么？

我想，倒是因为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的缘故。

高级情调的第一个条件是距离：并不一定指身体上的。

保持距离，是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

应用到别的上面，这可能说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结果生活得轻描淡写的，与生命之间也有了距离了。

苏青在理论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苏青来提倡距离，本来就是笑话，因为她是那样的一个兴兴轰轰火烧似的人，她没法子伸伸缩缩，寸步留心的。

我纯粹以写小说的态度对她加以推测，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只能做到这样。

有一次我同炎樱说到苏青，炎樱说：“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

”然而苏青认为她就吃亏在这里。

男人看得起她，把她当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负责。

她不愿意了，他们就说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

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可是苏青我们不能说她是自取其咎。

她的豪爽是天生的。

她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可是很失望，因为她看来去没有一个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样地也坏。

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面，轻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于是她说：“没有爱。

”微笑的眼睛里有一种藐视的风情。

但是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在中国现在，讽刺是容易讨好的。

前一个时期，大家都是感伤的，充满了未成年人的梦与叹息，云里雾里，不大懂事。

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进到讽刺。

喜剧而非讽刺喜剧，就是没有意思，粉饰现实。

本来，要把那些滥调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须的阶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知道在感伤之外还可以有感情。

因为满眼看到的只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就把这残缺不全认作真实：性爱就是性行为；原始的人没有我们这些花头不也过得很好的么？

是的，可是我们已经文明到这一步，再想退到兽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

从前在学校里被逼着念《圣经》，有一节，记不清了，仿佛是说，上帝的奴仆各自领了钱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拿得少的人，连那一点也不能保，上帝追还了钱，还责罚他。

当时看了，非常不平。

那意思实在很难懂，我想在这样多解释两句，也还怕说不清楚。

总之，生命是残酷的。

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有一阵子，外面传说苏青与她离了婚的丈夫言归于好了。

<<围城内外>>

我一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听了却是很担忧。

后来知道完全是谣言，可是想起来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结婚是一大半家里做主的，两人都是极年轻，一同读书长大，她丈夫几乎是天生在那里，无可选择的，兄弟一样的自己人。

如果处处觉得“还是自己人！”

”，那么对他也感到亲切了，何况他们本来没有太严重的合不来的地方。

然而她的离婚不是赌气，是仔细想过来的。

跑出来，在人间走了一遭，自己觉得无聊，又回去了，这样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苏青是受不了的。

她会变得暗哑了，整个地消沉下去。

所以我想，如果苏青另外有爱人，不论是为了片刻的热情还是经济上的帮助，总比回到她丈夫那里去的好。

然而她现在似乎是真的有一点疲倦了。

事业、恋爱、小孩在身边，母亲在故乡的危难中，弟弟在内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问题，许许多多牵挂。

照她这样生命力强烈的人，其实就有再多的拖泥带水也不至于累倒了的，还是因为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块，缺少统一的感情的缘故。

如果可以把恋爱隔离来作为生命的一部，一科，题作“恋爱”，那样的恋爱还是代用品吧？

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

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

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略微差一点的，免得麻烦。

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

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

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绝对不是过分的要求，然而这里面的一种生活空气还是早两年的，现在已经没有了。

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请客吃饭。

是那种安定时感情。

要一个人为她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的确很难，但这是个性的问题。

越是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难当然是难找。

如果感到时间逼促，那么，真的要说到逼促，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嘴里的“花信年华”，不是已经有迟暮之感了吗？

可是我从小看到的，仅有许多三四十岁的美妇人。

《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决不止三十岁，因为恐怕这一点不能为读者大众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岁（恰巧与苏青同年，后来我发现）。

我见到的那些人，当然她们是保养得好，不像现代职业女性的劳苦。

有一次我和朋友谈话之中研究出来一条道理，驻颜有术的亥人总是：（一）身体相当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

因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时时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当心。

普通的确是如此。

苏青现在是可以生活得很从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种，有轮廓，有神气的。

这一节，都是惹人见笑的话，可是实在很要紧，有几个女人是为了她灵魂的美而被爱。

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

然而那一天空袭以后，我在昏夜的马路上遇见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们的公寓，慰问老婆孩子，倒是感动人的。

我把这个告诉苏青，她也说：“是的。”

”稍稍沉默了一下。

<<围城内外>>

逃难起来，她是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的，所以她近来特别地胆小，多幻想，一个惯坏了的小女孩在梦魇的黑暗里。

她忽然地会说：“如果炸弹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写稿子还得嘴里念出来叫别人记，那多要命呢”，这不像她平常的为人。

心境好一点的话，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

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本来我想写一篇文章关于几个古美人，总是写不好。

里面提到杨贵妃。

杨贵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岁的时候，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

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

有了钱，就有热闹，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帝王家的富贵，天宝年间的灯节，火树银花，唐明皇与妃嫔坐在楼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楼下参拜；皇亲国戚攒珠嵌宝的车子，路上向里窥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气经月不散；生活在那样迷离恍惚的戏台上的辉煌里，越是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

所以唐明皇喜欢杨贵妃，因为她于他是一个妻而不是“臣妻”。

我们看杨妃梅妃争宠的经过，杨妃几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与历代官闱的阴谋，诡秘森惨的，大不相同。

也就是这种地步，使他们亲近人生，使我们千载之下还能够亲近他们。

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

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栗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

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

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紫褐。

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

由此我想到苏青。

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拥上前来，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没这么冷过！

所以我同苏青谈话，到后来常常有点恋恋不舍的。

为什么这样，以前我一直不明白。

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

甚至于我说出话来你都不一定立刻听得懂。

”那一半是因为方言的关系，但我也实在是迟钝。

我抱歉地笑着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点的时间，随便你说什么我都能够懂得的。

”她说：“是的。

我知道，你能够完全懂得的。

不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够安慰。

”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

常常她有精彩的议论，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写下来呢？”

”她却睁大了眼睛，很诧异似地，把脸色正了一正，说：“这个怎么可以写呢？”

”然而她过后也许想着，张爱玲说可以写，大约不至于触犯了非礼勿视的人们，因为，隔不了多少天，这一节意见还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现了。

这我觉得很荣幸。

她看到这篇文章，指出几节来说：“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围城内外>>

”我笑起来了：“是你自己说的呀：当然你觉得有道理了！”

”关于进取心，她说：“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

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

”我说：“我想是有的。

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

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她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

到那时候已经老了。

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

我想着：“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障。

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

将来的平安，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

“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大概是艺术吧？”

”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代序二红珠花月还相似胡兰成苏青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是没有禁忌的。

苏青是宁波人。

宁波人是热辣的，很少腐败的气氛，但也很少偏激到走向革命。

他们只是喜爱热闹的，丰富的，健康的生活。

许多年前我到过宁波，得到的印象是，在那里有的是山珍海味，货物堆积如山，但不像上海；上海人容易给货物的洪流淹没，不然就变成玩世不恭者，宁波人可是有一种自信的满足。

他们毋宁是跋扈的，但因为有底子，所以也不像荒瘠山地的人们那样以自己的命运为赌博。

他们大胆而沉着，对人生是肯定的。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在上海或在国外，一直有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

这种罗曼蒂克的气氛本来是中世纪式的城市，如绍兴，杭州，苏州，扬州都具有的，但宁波人是更现实的，因而他们的罗曼蒂克也只是野心；是散文，不是诗的。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宁波人，是犹之乎早先到美洲去开辟的欧洲人。

倘若要找出宁波人的短处，则只是他们的生活缺少一种回味。

与这种生活的气氛相应，苏青是一位有活力的散文作家，但不是诗人。

苏青出生在一个富有之家，祖父手上有几千亩田，但我没有听她说过，不知道她家是否还经商，我猜想早先是经商的，由殷商变成地主。

宁波至今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浙东的鱼，盐，丝，茶，皮革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行家以兴起的机会。

还有帆船与轮船的公司。

它们是旺盛的，热闹的。

宁波人就有这么一种新兴的市民的气象。

苏青的祖父虽是举人，也是属于这新兴的市民群的。

从这环境里长大的苏青，是热情的，直率的。

她的出身有底子，所以她的才气使她冒险，那冒险也是一种正常的冒险。

并且因为她的出身的底子不是上海滩上阔人公馆的小姐，所以她的人生态度比较严肃；也不是清末仕宦之家的小姐，所以比较明朗。

<<围城内外>>

她的热情与直率，就是张爱玲给她的作品的评语：“伟大的单纯。”

她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有共同点，就是平实。

不过周作人的是平实而清淡，她的却是平实而热闹。

她的生活就是平实的，做过媳妇，养过孩子，如今是在干着事业。

她小时候是淘气的，大了起来是活泼的，干练之中有天真。

她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对她都有好感，因为那是真实的人生。

她虽然时时触犯周围，但在她心里并无激怒，也不自卑。

她不能想象倘使这周围的一切全部坍了下来，那时候她将怎么办。

她不能忍受生活的空白。

对于这不合理的社会，她呵斥，却是如同一个母亲对于不听话的孩子的呵斥。

同时她又有一种女儿家的天真，顶撞了人家，仍然深信人家会原谅她，而人家也真的原谅她。

她虽然也怨苦，但总是兴兴头头的过日子。

苏青不甘寂寞，所以总是和三朋四友在一起。

可是她不喜欢和比她有更高的灵魂的人来往，因为她没有把自己放在被威胁的地位的习惯。

她是一匹不羁之马，但不是天空的鹰或沙漠上的狮。

她怕荒凉。

她怕深的大的撼动。

也不喜欢和比她知识更低的人来往，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领导别人或替人类赎罪的念头。

也不喜欢和娘儿们来往，因为不惯琐琐碎碎。

人们虽然了解她的并不多，但是愿意和她做朋友，从她那里分得一些人生的热闹。

她也不甚了解别人。

她只是在极现实的观点上去看待别人，而这也正是宁波人的风度。

宁波人做买卖，并不需要考察对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却是只要交易得公道，手续弄得舒齐，便这么的一言为定，而除此之外，也就无须再有别的什么来说明人生，说明世界。

所以她容易把别人当做好人。

在她所生活着的世界里，有许多好人，可是不能想像有崇高与伟大的人；也有苦人，可是她只懂得他们是在受苦，而对于他们的不幸却不求甚解；也有可憎的人，但在她看来可憎就是可憎，一切都是这么简单明白的。

她喜欢说话，和她在一起只听见她滔滔不绝的说下去，说下去。

但并不唠叨。

听她说话，往往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却是从她那里感染了现实生活的活力与热意，觉得人生是可以安排的，没有威吓，不阴暗，也不特别明亮，就是平平实实的。

她的作风是近于自然主义的。

但不那么冷，因而也没有由于严冷而来的对于人生的无情的观照。

她会说俏皮话，但她的俏皮话没有一句不是认真的。

她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

无可批评，因之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

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冰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樣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

她的离婚，很容易使人把她看作浪漫的，其实不是。

她的离婚具有几种心理成分，一种是女孩子式的负气，对人生负气，不是背叛人生；另一种是成年人的明达，觉得事情非如此安排不可，她就如此安排了。

她不同于娜拉的地方是，娜拉的出走是没有选择的，苏青的出走却是安详的。

所以她的离婚虽也是冒险，但是一种正常的冒险。

她离开了家庭，可是非常之需要家庭。

她虽然做事做得很好，可以无求于人，但是她感觉寂寞。

<<围城内外>>

她要事业，要朋友，也要家庭。

她要求的人生是热闹的，着实的。

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

这就是她的单纯的想法。

有时候看她是胆怯的，她怕吃苦，怕危险，怕一切渺渺茫茫的东西，以命运为赌博那样的事，她是连想都不敢想。

因为她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

只有生活于一切时代之中的人才敢以命运为一掷，做出人家看来是赌博的行径，而仍然不是渺渺茫茫的。

在一个时代里看来是否定的东西，在一切时代之中却有它的肯定。

但苏青究竟是健康的，充实的，因为她是世俗的。

她没有禁忌。

去年冬天沈启无南来，对我赞扬苏青的《结婚十年》，就说她的好处是热情，写作时能够忘掉自己，仿佛写第三者的事似的没有禁忌。

我完全同意他的这赞扬。

苏青的文章，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

她的心地是干净的。

承她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浣锦集》，里边的文章我大体读了，觉得是五四以来写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那么理性的，而又那么真实的。

她的文章少有警句，但全篇都是充实的。

她的文章也不是哪一篇特别好，而是所有她的文章合起来作成了她的整个风格。

我这么的写了一点关于她之为人，或者有益于读者的了解她的文章，不知道苏青本人以为怎样？

<<围城内外>>

内容概要

女人與男人不同：男人是地位愈高，學問愈好，金錢愈多，則娶親的機會也與此等成正比例；而女人卻必須成反比例。

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應該是：婚姻取消，阿居自由，生出孩子來則歸母撫養，而由國家津貼費用。

倘這孩子尚有外祖母在，則外婆養外孫課是列加合適的了。

男人愛女人的年輕美貌，這是男人的天真直率處，也是男人在生理上易於行動之故。

人人都說這個世界是男人的世界，祇有男人在你爭我奪，有了財不夠，還要得勢，務必使自己高高在上，揚眉吐氣。

其實這些爭奪的動機都是為女人而起。

婚姻原是完成性關係之美滿的，若一味祇作限制及束縛用，以焉它便是愛情的金箍圈，自然要發生種種弊了。

老實說，一個女人若在祇為美貌或能力而遽丈夫離婚是不智的，一個美貌的棄婦與一個美貌的少女在戀受市場中的估價乃完全不同，那就是說憑你的美貌也靜有人調戲你，但卻少有人肯娶你，更不能娶了去始終看重你。

<<围城内外>>

作者简介

苏青，本名冯允庄，浙江宁波人。

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一九三三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

后移居上海。

因婚姻变故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

其间创作了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一时被视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参半，但在出版后的五年时间里，该书已有十八种版本之多

<<围城内外>>

书籍目录

代序一 乱世桃花逐水流代序二 红珠花月还相似第一章 伊人宛在 谈女人 谈男人 谈性 好色与吃醋 论红颜薄命 我国的女子教育 女性的将来 第十一等人 小姐辩 真情善意和美容 女人与老 交际花 写字间里的女性 财徒与荡妇 挑断脚筋之类 看护小姐第二章 红鸾结发 我们在忙些什么 谈婚姻及其他 论夫妻吵架 女人之道 谏夫 夫妻打官司 做媳妇的经验 未亡人 论离婚 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花 生男与育女 科学育儿经验谈 现代母性 教子 好父亲 敬告妇女大众第三章 逝水飘香 外婆的旱烟管 小天使 海上的月亮 红叶 自己的房间 一月来的寄宿生活 我们女友们 我的手 过年 算学 小脚金字塔 归宿 断肉记 拣奶妈第四章 浣锦幕天 道德论 牺牲论 谈做官 论言语不通 送礼 死后的同情 骨子里 谈看报 吃与睡 牌桌旁的感想 试教记 烫发 涛 母亲的希望 家庭教师面面观 苏游日记

<<围城内外>>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伊人宛在谈女人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会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

没有一件桃色事件不是先由女人起意，或是由女人在临时予以承认的。

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

女人所说的话，恐怕难以可靠，因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

一个女人若不知虚伪，便将为人所不齿，甚而至于无以自存了。

譬如说：性欲是人人有的，但是女人就决不肯承认；若是有一个女人敢自己承认，那给人家听起来还成什么话？

又如在装饰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绷绷的紧宽带去束细腰部，外面再加上一袭美丽的，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腹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这是女人的聪明处。

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让两条满是牛痘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还要袒胸。

不是显得头颈太粗，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肤了，真是糟糕！

女人是神秘的！

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

譬如说：女人都欢喜坏的男人，但表面上却佯嗔他太不老实，那时候若男子着真个奉命惟谨的老实起来了，女子却又大失所望，神色马上就不愉快起来，于是男人捉摸不定她的心思，以为女人真是变幻莫测了，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愚蠢。

又如以卖色情为职业的女人，都又不得不用过分的淫辞荡态去挑拨男子，男子若以为真的这类女人有绝大刺激，这也是错误的。

有人说：女人要算堂子里的姑娘最规矩了，这话也有一部分理由。

性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刺激过度了反而感到麻木，因此一个下流女人所企求的除钱以外其实还是精神安慰。

而上流女人呢？

饱暖则思，思亦不得结果，盖拉“夫”固所不能，送上门来又往往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这里又该说到婚姻问题了。

女人与男人不同：男人是地位愈高，学问愈好，金钱愈多，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而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

因为在性的方面，男人比女人忠实，男人只爱女人的青春美貌，而与其他的一切无关。

美貌是天生的，青春是短促的，不能靠人的努力去获得，甚至于愈努力愈糟糕，结果女人是吃亏了。

女人只能听命于天，但天也并未完全让女人受痛苦，惟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予她们以孩子。

她们有了孩子，爱便有了着落，即遇种种缺陷与失望，也能勇敢地生活下去。

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怜的，失去孩子的女人是凄惨的，但是失去总比从来没有过的好一些，因为前者还有甜蜜的回忆与渺茫的期待。

我不懂为什么许多女子会肯因讨好男人而自服药或动手术消灭自己生育的机能，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能爱着男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利用它，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与她们以生命之火。

女子不能爱男人，因为男人很少是忠实的，她们总必会恨他们。

女人的爱情太缠绵。

最初的缠绵会使男子留恋，愈到后来便愈使他们感到腻烦与厌恨了。

因此许多女人都歇斯底里的，终日在家里疑神疑鬼的，觉得丈夫一出门便是同别个女人去胡闹，回来得稍晚又疑心他会做下不正当的事。

一方面心里恨他，一方面又放心不下他，甚而至于觉得每一个来访的女客都是引诱她男人来的，而男客则又有引诱她丈夫出去为非作歹的嫌疑。

男人受不住这些麻烦与吵闹，终于不理她了，她便赶紧闹离婚，这便大概是虚荣心作祟，以为被遗弃

<<围城内外>>

乃可耻的事。

这种歇斯底里症要等男人真的跑开了才能渐渐复原，因为女人此刻反死心塌地，横竖没有男人，便不怕别人侵夺我的，而只有我去侵夺别人的了。

失恋的女人，与同残废者心理一般，因缺陷而发生变态心理。

瞎子拧起孩子来特别凶，即此一例。

而拿破仑的好勇斗狠，也许与他的浑身生癣有关。

一个痛苦着的女人更加容易嫉恨别人幸福，据一位绍兴老太太告诉我说：她的故乡有一个中年寡妇，每逢族中有男子归家对，她必涂脂抹粉，打扮得妖精似的向那家穿过穿出；到了夜里，又到人家窗外去偷听；听之不够，还要把窗纸舔个小洞，以便窥视。

于是在窗外站得久了，愈听愈难过，只得自回家去，穿起白衣白裙，披散头发，在房中焚香跪拜，口口声声咒骂神道太不公平，别人家女人分明轻狂，却仍让她夫妇团聚，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做过恶事的，却要鸳鸯拆开。

一面诉说，一面叩头如捣蒜，直到天明，额上乌青一大块都是了。

还有一种老处女，她们的变态心理是别人都知道的，但她们自己却不知道。

这不知道的原因，是她们听了别人虚伪的宣传，以为性爱是猥亵的，而自己则是纯洁非凡。

殊不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然的趋势决非人力所能挽回。

据说从前有一个小和尚跟着师父下山来，见了女人就忍不住连连回头看，师父告诉他这是吃人的老虎，后来回到山上，师父又问他一路中究竟什么东西最可爱，他便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是吃人的老虎最可爱。

可见得一个处女过了发育期还口口声声说独身主义，或者是一个妇人把养六个孩子的事实说此乃出于不得已，都是自欺欺人的天大谎话。

无理的责难佣仆，与过分的溺爱儿童，都是变态动理之一种。

扭扭捏捏得出乎常情也可说属于此类。

一个善于脸红的女子并不是因为正经，也许她的心里更加迫切需要，而脸上表情就不免讪讪的。

同时非常明朗化的女子也并不见得因为她的脾气如同男人，也许她是有欲望的，她想缩短男女间距离，而得容易同男人接近。

女子不能向男人直接求爱，这是女子的最大吃亏处：从此女人须费更多的心计去引诱男人，这种心计若用在别的攒谋上，便可升官；用在别的盘算上，便可发财；用在别的侦探上，便可做特务工作；用在别的设计上，便可成美术专家。

可惜是这些心计都浪费了，因为聪明的男人逃避，而愚笨的男人不懂。

有些聪明的女子真是聪明得令人可畏，她们知道男人多是懦怯的，下流的，没有更多欲望的，于是她们不愿多花心血去取得他们庸俗的身心，她们寂寞了。

懂得寂寞的女人，便是懂得艺术；但是艺术不能填塞她们的空虚，到了后来，她们要想复原还俗也不可能。

我知道上流女人是痛苦的，因为男子只对她们尊敬，尊敬有什么用？

要是卖淫而能够自由取舍对象的话，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许倒认为是一种最能够胜任而且愉快的职业。

有卖淫制度存在，对于女人是一种重大的威胁。

从此男人可以逃避，藐视，以及忽略女人正当的爱情，终于使女人一律贬了身价，把自己当作商品看待，虽然在交易时有明价与黑市之别。

上等女人一经大户选定便如永不出笼的囤货，下等女人则一再转手，虽能各尽其功用，但总嫌被浪费得太厉害，很快就破旧了。

青春只是一刹那的光辉，在火焰奇丽时在受人欣赏而自己不懂得光荣快乐，转瞬间火力衰歇，女人也懂得事了，但已势不能猛燃，要想大出风头也做不成了。

因此刚届中年的女人往往有一次绝艳惊人的回光返照，那是她不吝惜把三倍的生命力来换取一度光辉，之后，她便凄惨地熄灭下去了。

有人说：女人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们究竟学母性型好呢？

<<围城内外>>

还是怎么样？

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

在无可奈何时，孩子是女人最后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

为女人打算，最合理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贴费用。

倘这孩子尚有外祖母在，则外婆养外孙该是更加合适的了。

第二章红鸾结发我们在忙些什么我有许多女友，现在都出嫁了；她们不养孩子，也没有什么工作，可是说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我们得找个职业呀，难道就这样的混过一世吗？”

”年轻的张在着急了。

“再过四五年就是三十岁啦！”

”美丽的王更感到怅惘。

可是着急尽管着急，事实上我们还是照样的一年年过去，始终没有做过什么工作。

我们在家里既不洗衣做饭，又不看戏打牌，养了孩子有奶妈，给人家想起该是少奶奶闲得不得了，但事实上我们却也天天忙着。

这样的情形连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于是约了个日子集齐讨论：我们究竟在忙些什么？

住在大家庭里的淑首先发言了：“我可是没有法儿呀，不是自己懒得做事；家里住了这许多人，公公，婆婆，小姑，小叔，还加上一个窑子出身姨娘，谁个跟前不要去敷衍一下？

每天早上，婆婆念佛，要烧早香，小姑小叔要去上学，好容易陪着老的烧完了香，打发小的上学去了，回到房里还要侍候丈夫起身。

这是大家庭的规矩，我们知书识礼的女子更要晓得。

否则就是幼失庭训，辱没了爷娘，你们该觉得做这类事情未免太低微了吗？

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明白，大家庭里的媳妇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她们怕闹起来会给人家笑话，于是就含垢忍辱；起初是不敢反抗，后来就不想反抗。

捧面盆，端脚水样样都来，只要在人家面前丈夫肯替她把大衣被上，就算顾全了她的体面。

她们最不肯得罪人家，替姨娘找电影广告，陪婆婆讲龙王故事，亲戚来了要客套，一天到晚全为敷衍人家而忙。

到了晚上丈夫又回来了，于是聚会起精神再敷衍，敷衍得他呼呼睡熟了，自己也就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想起鞋子还未买过，报纸没读，账也没上，连家信也只写好‘父母亲大人膝下’一行，但这些都只好留到明天再说了。

要是我们有个小家庭。

”“小家庭？”

”性急的曼冷笑了，“我认为美满的小家庭始终是一个幻想。

你们住在大家庭里自由虽是不自由一些，但茶饭现成，门户不管，哪里会有我们这样麻烦？

我们是一日三餐，烫衣刷鞋，什么都得亲自指挥。

一旦娘姨跑了，荐头店去喊，一天换两个，包你坐也不定，立也不安。

小家庭里最麻烦的是娘姨，平日你坐在房里，她一会儿跑进来拿钱买酱油，一会儿又说刷子不见了，恨得你关上门，却又被她敲得震天响，说是挂号信等着要取回条。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想还有什么事可做，什么书好看？

假如你偶然兴发，想自己写篇文章，那是包管你写不到三行，烟上披里纯就会给赶得精光。

”“所以我们必须有个职业，离开家庭到外面去做事呀！”

”年轻的张又复述她的主张。

王很快的起来反对了：“要找职业先得离婚，否则就盼望他赶快破产失业；一个有相当收入的丈夫是决不肯让妻子专心职业向外跑的。

你瞧，我们隔壁的那个密昔斯孙，不是只教了一星期书，就被孙先生吵得不可开交，结果不得不请人代课了吗？

男人们在家时总得有个妻子陪着帮些小忙，他们早晨醒来，转了个身又假装睡着，于是做妻子的得表

<<围城内外>>

示亲热和温柔，把他哄起床来。

一不小心他还要撒娇，披上了衣服又倒在床上，这样就拖呀拖的一个半钟头过去了。

起身第一件要事，就是趿着拖鞋上厕所，那时你得替他拿了报纸跟过去，他上马子你就坐在浴缸边，大家一面看报一面说笑，好容易等到他两腿发麻了，这才立起来洗脸刮须，一会儿肥皂，一会儿剃刀，什么都要你来帮忙。

直到你的肚子真饿不住了，于是一面央一面催的大家都走进餐室坐好，少爷的差使又来了！

面包欠软换饼干，牛奶太淡要加糖，直到时钟敲了九下，方才匆匆忙忙的上办公室去了，临行时还再三叮嘱你上午不要出去，说不定他会忘带了什么可差人来拿。

总之，女子的责任在看家。

“那么等他出去后你总可以自由做些工作了？”

“淑抢着问。

“做些工作？”

“王妩媚地笑了，“丈夫去了有娘姨来给你麻烦，这个苦楚曼该是知道得很清楚；那时王妈看见少爷出去了就跑进来给你收拾房间，抹布太湿，扫地又扫得灰尘飞扬，于是你得避出去阳台上行个深呼吸，等她一切舒齐了再过来时，写字台上湿湿的写不来文章，只好拿起报纸来读，刚躺下沙发王妈又说来是小菜买到了。

这样白天里简直做不来工作，晚上又得陪着说些安慰话。

所以我说要是我们的丈夫不破产失业，我们的希望就永远只是个希望罢了。

“说到这里贞的眼圈红了，她说她的丈夫并不需要她的亲热与安慰，却也不许她自去找职业，使他回家后失了个出气的对象。

他的脾气很大，动不动寻她吵闹：洗脚水太热，纽子落脱了，一切都是老婆不好，骂了不够，还把茶杯摔破，桌子推翻，自己头也不回的上跳舞场搂女人解闷去了。

于是她只好自个儿哭，抽油噎噎的，结果还是娘姨进来把桌子抬好，碎片扫掉，劝了一阵又说些闲话，大家坐着等先生玩够回来，然后再关好后门睡觉。

“他们难道一些没有新思想？”

这样的不懂文明礼貌！

“张气得面孔都红了。

“他们新思想是有的，但结婚后谁都会逼着老婆守旧道德，”曼开始解释，“我知道男人是最会吃醋的，我中学时有一个先生结了婚就不许太太上理发店，说是给剃头司务摸脖子是怪不雅相的。

他们不许妻子袒胸露臂的违反新生活，虽然他们很希望别个女子都能打扮得多肉感一些。

他们决不让妻子有发展或培养能力的机会，只一味用‘男主外，女主内’的道理来压制她，把她永远处在自己的支配以下。

“这些话，我们都同意了。

男子们把女人像鸟儿似的关在笼中驯服了后，不久却又对自己的杰作不满意起来；她们的羽毛虽然还美丽，但终日垂翅瞑目的丝毫没有活泼生气。

这时候就是有人替她们开了笼门，她们也飞不到哪里去，海阔天空就永远成为梦中的境界。

这结果虽使他们放心，但同时又引起极度的厌恶。

于是他们便开始看轻她，欺侮她，怪她们不肯努力向上爬，既不能对丈夫事业有所帮助，又不能陪着使丈夫开心，要不是男人度量大，肯自认些晦气，你们这类女子都该讨饭没路了。

“所以，他们对你就用不着再讲什么文明礼貌！”

“曼真有些感慨起来了。

“但我们女子自己真也太没志气了，”张气愤地说，“男子们为了醋劲不惜用利诱威迫手段把我们压制得服服帖帖，难道我们就不会吃醋，使他们也天天忙着而不知忙些什么，一切事业都做不成功吗？”

“我知道女子们的吃醋方法与男人不同：她们不敢打破传统观念，叫男子整天坐在家中陪她，因为一个没有事做的丈夫也很会使她失体面的。

因此她们只得牺牲自己的自由，放弃自己的事业，每天忍耐着麻烦，履行这“陪”的神圣职务。

她们决不会真正对这种职务感到兴趣，只是怕她们不这样做时，男人们就会发脾气而到外面去胡调罢

<<围城内外>>

了。

这是多么愚蠢而苦恼的吃醋方法呀！

我如果是男子们都肯自动的使上一条贞操带，天下就没有一个太太肯留在家中陪丈夫的了。

于是，我们的问题就这样的结束：我相信女人们要是都肯把这种吃醋方法改变一下，制成几句流行的口号，健康第一！

快乐第一！

学问至上！

事业至上！

要陪丈夫也得在自己行有余力的时候始偶一为之，不要为吃醋而妨害一切工作，葬送毕生幸福，天天不得闲，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围城内外>>

媒体关注与评论

把我同别的女作家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张爱玲

<<围城内外>>

编辑推荐

《围城内外》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半个世纪前，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愁云惨淡的市民生活中，一位“才女”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中，她就是苏青。

苏青与张爱玲同为三十年代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她们都以自己周围的题材写作，作品里反映了当时上海的现代妇女所面临的家庭社会等复杂问题。

当今的张派传人、杰出女作家王安忆也对苏青的作品评价道：“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

人们只看见上海市女的摩登，却不知道她们的泼辣。

张爱玲的小说里写了这泼辣，要看《围城内外》作者苏青的文章，这泼辣才是可信的。

”

<<围城内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